

報告文學的寫作



江汉石油报社

报告文学的写作

洪威雷

江汉石油报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遍，有些篇目还反复看过，学习到不少东西。我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写得好的。从报告文学的起源到它在我国的发展，从采访艺术到报告文学的特点及写作，都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有益的探讨，这不仅对于青年作者加强深入生活的热情，加强对理论的兴趣和写作的愿望，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有益的，而且对于今后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会有相当帮助。我想：关于在严格条件限制下，如何面对无限空间，是否还可以写得更充分些。对与不对，仅供参考吧。

信写到一半，我就因心脏病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经过几天治疗，可以坐起来了。匆匆作复，潦草得很，请原谅吧！

专此

敬礼！

柯 岩

1981年4月8日于北京空军总院

编 者 的 话

洪威雷同志系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师。

由于武师院、系、室领导的鼓励、支持，洪威雷同志在写作教学、研究之余，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了“报告文学写作研究”这个科研课题，对报告文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对采访的艺术、报告文学的特征和写作技巧，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从一九七七年以來，他在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武汉师范学院图书馆、长江日报社资料室和武师中文系资料室等单位，翻阅了从五四以来的二百三十多种报刊杂志，一百二十多种中外报告文学、特写总集、个人选集和报告文学的理论文章，读了二千四百多篇报告文学、特写作品和作者谈论写作报告文学体会的有关文章。他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采访和写作的实践进行分析，并以他们成功的经验阐明采访和写作中的道理，从中归纳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采访艺术和写作技巧问题，终于写成这本《报告文学的写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文学、文艺报联合召开的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来，报告文学一直是打先锋的。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在向人民报告时代的佳音，描绘

社会主义新人，反映群众的喜悦、疾苦、愿望和要求这些方面，报告文学有时起着直接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能起这大作用的文学样式，以前还没有出版过系统地阐述过它的采访和写作的论著。洪威雷同志的《报告文学的写作》以怎样掌握采访艺术和如何艺术地表现真人真事为中心，侧重地谈论报告文学采访、写作的原则和方法，内容较系统、全面。在论述方法上，作者按照报告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就事而议，讲求实用，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避免了空谈高谈。这不仅给从事报告文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而且可供大专院校文科学生、新闻记者、报刊通讯员和广大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学习参考和进修之用。

本书的初稿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完成之后，承蒙茅盾先生支持，他亲自题写书名《报告文学的写作》，并交陈小曼同志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寄给作者。

作者由于忙于教学，加之新闻界、文学界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等问题争论较大，稿件就不得不搁置了一段时间。一九八一年，作者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的充实、增删，并将修改后的稿件寄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诗人柯岩同志审阅。柯岩同志看完了全稿，四月八日在医院抱病给作者写了回信。她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写得好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九月，作者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在导师应必成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对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二月，作者参加了受教育部委托，由华东师大和中国写作研究会华东分会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第一期写

作教学讲习班，并就报告文学的写作问题与同行们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这期间，作者曾抽出《报告文学的写作》中的部分篇目，寄给《光明日报》、《山花》等报刊发表。

总之，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和反复的修改，而且得到了一些老作家的支持和许多方面的帮助。它确实是“写得好的”，因此，我们愿意把它推荐给同志们。

江汉石油报社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

柯岩同志给作者的信

洪威雷同志：

你好！因为我在下边生活，不在编辑部，你的信收到得就迟了，迟复请谅。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由于工作忙，水平低，又还在学习的阶段，加之那么多的前辈作家还在，同辈作家又大多都比我写得多而好，所以我实在不能为《报告文学的写作》写序，务请鉴谅。我写报告文学，只不过是因为在十年禁锢、我整整过了十年与创作绝缘的日子之后，力求尽快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重新去了解与熟悉我们伟大祖国各条战线的步伐；又因为想对今天成千上万对我们党并不了解，却奢谈什么“信仰危机”的青年同志谈谈心罢了。有些青年对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往往不屑一顾，硬说那是“瞎编的”，又把诗歌中正常的爱国主义豪情及对生活的热爱诬为“假、大、空”……，所以，我想，带他们到生活中走走，看看，了解一些，思索一下吧！经过十年浩劫，无庸讳言，在我们党内、生活内，确实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丑恶的东西，但这不是全部，不是一切。我们的党是伟大的，人民是不朽的！过去英雄辈出，今天，社会主义新人也仍然在成批涌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报告文学的缘故。我要毫不“瞎编的”来点真格的，把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诗意图和美指给那些思想方法片面的同志们看。

至于你问我的意见，《报告文学的写作》我通读了一

目 录

封面题字	茅 盾
给作者的一封信	柯 岩
第一章 报告文学概述	(1)
第二章 报告文学的采访	(30)
第一节 做好采访准备	(31)
第二节 掌握采访方法	(49)
第三节 整理采访笔记	(71)
第四节 采访注意事项	(76)
第三章 报告文学的写作	(83)
第一节 报告文学的时代精神	(83)
第二节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94)
第三节 报告文学的构思	(109)
第四节 报告文学的想象	(121)
第五节 报告文学的语言艺术	(130)
第六节 报告文学要努力写好人物	(140)
第七节 报告文学的风格	(162)
第八节 报告文学作者的胆识	(177)
后记	(189)

第一章 报告文学概述

报告文学是与以虚构的文学样式相区别、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的一种有很强的时代性、战斗性、形象性、文情并茂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它题材范围广阔，结构安排灵活，情节伸缩不限，表现手法多样，篇幅可长可短。我这里论及的报告文学（包括特写、文艺通讯），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那种人物传记、文艺速写、新闻通讯、回忆录、历史故事、游记、四史都不列于报告文学的范畴。

关于报告文学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依据巴克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①这句话，认为诞生了报刊的同时，就产生了报告文学；有的认为报告文学虽然盛行于现代，但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传记体散文，说《史记》就是最早的报告文学；还有的认为，报告文学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开始孕育和成长的，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利沙加勒所写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是开创性的报告文学著作……（这是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三种说法）。考究任何事物的产生，不能脱离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反映，尤其是基于原有的文学样式的，亦是适应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报告文学的产生也是如此。如果说诞生了报刊的同时就产生了报告文学的话，那么“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②，

③它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其内容“所记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摺而已。”④其形式大都是条文式的，用现代的文章形式来说，它只能算是新闻短波，连小通讯也不是。当然，邸报是不定期的一种报纸，不但文字简古，而且传递迟延，只有少数官员才能看到。如果以定期报刊而论，世界报刊发展史所公认最初定期的报刊是《半年报》(relationes Semestrales)，在一五八〇年发行。到一六一五年才有《新闻报》发行。考查这些报刊上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商品介绍、广告之类的东西，类似小通讯这样的文章也没有，更谈不上有报告文学了；如果说《史记》是报告文学，那么报告文学就会失去新闻性、及时性这一历来被重视的特点。也就是说，《史记》不具备报告文学应有的特征。就《史记》中的某些具体篇目而论，它虽在取材和刻划人物等艺术手法上与报告文学有很多的相似、相同，但它只能归属于人物传记，不能因此就认为《史记》是报告文学；如果说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是开创性的报告文学，（仅就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而言）那么，一八四八年恩格斯写的《六月二十三日事件的详情》⑤，则比《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早出二十三年。无论从新闻性还是从文学性来说，《六月二十三日事件的详情》比《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更及时些，更浓烈些。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国巴黎工人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而举行了起义，与政府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恩格斯于二十五日就写出了《六月二十三日起义的详情》一文，六月二十六日就在《新莱茵报》上刊出。就这篇作品而论，它以时间为线索来结构全篇，真实而又详细地叙述了武装冲突前后的场景和从早上到深夜的战斗

经过。文章不但有生动的记叙，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议论，而且还有描写。如“街垒上竖起了旗帜，旗帜上有的写着‘没有面包，不如死亡！’有的写着‘没有工作，不如死亡！’”从这淡淡的描写中，不但可以看出巴黎工人起义的原因，而且照应了文章后面反映起义工人英勇战斗的顽强精神。象这种在报刊上迅速、及时、具体、忠实、精确而又生动地反映社会上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是无法相比的，但因此也不能说《六月二十三日事件的详情》就是最早的第一篇报告文学。

追踪报告文学的主要特征——及时性、真实性、形象性，不能不提到伴随着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报刊，不能不提到随着报刊的繁荣而产生的旅行记、风土记、印象记和新闻通讯。十七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提高，报刊得以迅速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报刊上的商品介绍，而更多的是关心报道最新事态发展的新闻，并且日益对内容简括的新闻报道也不满足，迫切要求看到更广阔地域里的新闻，看到更详细、具体、生动的报道。适应这一社会客观形势的需要，一些新闻记者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与报刊合作，将自己所见所闻，以旅行记、风土记、印象记、通讯的形式，对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色进行了记述描写，对教会制度、封建制度进行了暴露。如德国人福尔斯特的《莱茵河下游景色》、《环游世界》，海涅的《旅行札记》，俄国人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美国人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此河上》，英国人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等等，就是较有影响的旅行记、风土记、印象记、通讯。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

是早期的报告文学，其实，它们是十分标准的游记、通讯，如同我国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天祥的《衡州上元纪》，张岱的《陶庵梦忆》中的《扬州瘦马》，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一样，是对“政治经济情况”、“历史地理背景”、“社会风土人情”、“还有人有事”等，进行“忠实的、精确的、科学记录的”⑥；它们还不具备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正是这些旅行记、风土记、印象记、新闻通讯孕育着报告文学。尤其是游记中“忠实的、精确的、科学记录”的这一特征，遗传到报告文学这个胎体中来了。随着阶级对立与分化的加剧，人们要求及时了解急速多变的形势，尽快地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的详情，而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则真实地、详细地将自己亲身参加或亲眼看到的实际斗争、事件，迅速地写出并发表出来。这样，报告文学就从新闻通讯和游记中脱胎而出。它迅速地、生动地、真实地报告着当前出现的重大事件，并在对事件的选择和反映中，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然而要硬性指出哪一篇作品是第一篇报告文学，这是极其困难、也是办不到的一件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报告文学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急剧的变革时代，以报刊为依附，从新闻通讯、游记体中派生出来而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如同小说渊源于经史百家、神话传说，经过“志怪”（记录异闻）、“杂录”（叙述杂事）后，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一样，都是基于原有的文学样式才派生出来的。

报告文学从新闻通讯、游记的文体中脱胎逐渐成长起来，并正式宣告独立门户，成为文学中的一种新的部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中的德国。当

时，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这场疯狂战争，使得一些作家无法安心在后方构思、写作他们的鸿篇巨著，于是，有的就挂上战地记者的招牌，到战争前线作实地采访，将战事中的实际环境、气氛、生动而真实的人物事件、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文学艺术的笔墨写成作品，发表在德国左翼的报刊上，于是产生了用文学艺术手法报道真人真事的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德国的报刊上，首次出现称作这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作品为（德语：reportage）报告文学，以别于一般的新闻通讯和游记。报告文学就是这样——从新闻通讯和游记中脱胎出来的——在激剧变革的时代应运而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第一次定名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报告文学这种形式被无产阶级移植过来了，成了最及时地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现实的一种文学样式。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一八八七——一九二〇）以自己在苏联“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⑦，写出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就是这种文学样式的代表作。列宁同志亲自为这本书写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扬这本书“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⑧捷克著名的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家基希（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写的《“天堂”美国》、《秘密的中国》、《中央亚细亚的和平》等报告文学作品，就是“为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在各国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进步的报告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当时的现实斗争生活为依据，通过

对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选择、提炼、剪裁，在不脱离新闻真实的基础上，使生活中的真实典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达到艺术典型化的程度。从而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了剥削制度和反动统治的罪恶，表达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和反抗，倾诉了人民对自由劳动、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描绘了人民斗争的生动画面，热情讴歌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正义事业和英勇斗争。由此看来，报告文学是真实地记录时代风云的文学，是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文学，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的文学。

在我国，报告文学萌芽于五四运动时期，成熟于三十年代。

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日益扩大，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群众的视野开阔了，他们不但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要求知道得更详细、更具体。一大批文学青年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用自己手中的笔，积极参加了这一群众性的运动，他们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阴谋，迅速反映各地群众运动的详细情况，以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开展更大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反映五四运动实况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大活动》一文，已初具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作者以激动的心情，相当生动地描述了五四运动前北京各界人民，特别是学生的活动，五四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和痛打卖国贼的情形。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觉悟的提高，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陆续创办了工人报刊，尤其是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劳动者》、《劳动界》、《劳动

周报》等，都以大量的篇幅刊载了矿工工人痛苦的生活，以真人真事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动员工人们起来斗争。如《劳动者》第一期上刊登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的大惨剧》一文，作者以强烈的愤怒心情揭露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草菅人命，引起矿井瓦斯爆炸，造成工人惨死的罪行。文章有叙述，有描写，有悲愤的抒情，有强烈的议论，近乎报告文学的形式。瞿秋白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写的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九二五年茅盾写的《暴风雨》，叶绍钧写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郑振铎写的《街血洗去后》，一九二六年朱自清写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和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等文章，已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具有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严格说来，这还不是成熟的报告文学，但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特别是“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他们纷纷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报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急剧事变，抒发胸间的义愤，以激越的心情创作了不少的报告文学作品。一九三二年，钱杏邨从当时的《烽火》、《社会教育》等许多刊物上，选辑了二十九篇报道上海战争的优秀作品，主编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以报告文学命名的结集。正象编者在序言中所说：“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最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片段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在他们这些短的作品之中，是反映了战

争的经过，几次大战的全景，火线以内的情形，后方民众的活动，救护慰劳的白描，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事件。”细细看来，这些作品比较粗糙，显露着芜杂。严格说来，这本集子是不完美的报告文学。当然，任何事物的产生，一开始都不可能十分完美。但将它作为我国报告文学的雏型，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报告文学赢得了发展和繁荣。一九三〇年八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有切实的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周而复说：“从左联号召创作报告文学的要求上看，不只是提倡一种文学形式，而是要文学‘成为大众的所有’，‘和革命斗争一道发展’，作家的生活‘切实的改变’，以达到作品的内容‘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把报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任务，也就是革命的文艺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⑩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在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又明确提出“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这是我国有组织地、有意识地提倡报告文学创作的开始。当时的《文艺新闻》、《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不仅

刊登报告文学作品，还介绍报告文学写作方法和理论知识。《文艺新闻》在一篇写给工人的题为《如何写报告文学》的文章中，指出要“每个报告文学者对于社会组织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每一篇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指示着一种正确的方向。报告文学的特有的力量，是要用赤裸裸的事实来说明、启发和鼓励；用不修饰不夸张的报告来使人走上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写一般的，抽象的文章，而写特殊的，具体的事件；不用悲呼激越的口调，而写沁人的心肺一般的谁都经历身受的事实。”

在三十年代中，我们不仅从国外介绍进来了许多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而且翻译了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尤其是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对当时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国现代文学的各个部门的发展是不完全平衡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身亦是这样。特别在三十年代初期，有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还只能说是一种速写，而这种速写，虽然有感情的奔放，却缺乏关于现实事情的细密的研究与分析——常常忽视了事件的历史动态。作者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对它的特征也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将来。”^⑪周立波同志的这一总结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包括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中的五百篇作品，其中有的篇目亦属周立波所说的“速写”一类。直到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洪深的《天堂里的地狱》的发表，我国的报告文学才算完善起来。尤其是《包身工》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以包身工的悲惨遭遇为中心，“把那些纷乱而残缺不全的题材，有条不乱地用若干线条串连起来，然后又串在一条总线上，使读者得到完整而明确的印象。”^⑫